

唐五代詩僧之夢初探

羅宗濤*

摘要

- 一、撰寫緣起與資料述略。
 - 二、釋夢：略述中國古籍、佛典、與近代心理學者對夢之解釋。
 - 三、本論：
 - (一)詩僧詩中「夢」字的意涵與運用。
 - (二)超越與牽掛。
 - (三)特殊之夢。
 - 四、結語：就以上之論述與唐代一般詩人之夢相比較，以顯詩僧之夢之特色。
- 附注：共十七條。

壹、撰寫緣起與資料述略

兩年多以前，我在中國唐代學會主辦的第二屆唐代學術會議上發表了《四傑三李之夢》的讀書報告。這篇稿子在八十二年六月由文津出版社印行，收在《第二屆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註一）。當時原想就《全唐詩》中出現的「夢」做全盤的檢視。但因時間緊迫，只好縮小範圍，以王楊盧駱四傑代表初唐、李白代表盛唐、李賀代表中唐、李商隱代表晚唐。在探

* 作者為本校中文所教授

註一：見該論文集二六三頁至二九八頁。

討以上各家詩中的夢境時，免不了涉及和他們相關的重要詩人，可是對於所有僧侶的詩作卻完全照顧不到。近日又有作讀書報告的機會，於是擬下此題，略作探討。

這篇報告所根據的資料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卷八百六至卷八百五十一，以及《全唐詩補編》三冊分散在各卷的僧人詩作。所謂「詩僧」應該有更嚴格的界定，但為了使資料豐富些，這裏採取最寬泛的解釋，就是在《全唐詩》和《補篇》輯入的僧人，全數當作詩僧看待，甚至連在家修行的龐居士也都一併攔入。在如此寬泛的範圍中，我得到的材料是提到「夢」的詩僧凡三十七家，詩作一百六十四首。

《全唐詩》中的「夢」字，共三千五百四十八字（註二），平均約十四首詩就出現一個「夢」字。如果拿這個作為指標來衡量詩僧作品出現「夢」字的頻率，整體看來他們是偏低的。然而，將作品較豐的各家分別觀察，則其間頗為參差，例如：

寒山：存詩 311 首，有「夢」者 3 首。

拾得：存詩 53 首，有「夢」者 2 首。

道世：存詩 62 首，有「夢」者 2 首。

王梵志：存詩 355 首，有「夢」者 4 首。

龐蘊：存詩 197 首，有「夢」者 2 首。

居遁：存詩 96 首，有「夢」者 1 首。

皎然：存詩 483 首，有「夢」者 18 首。

貫休：存詩 703 首，有「夢」者 38 首。

齊己：存詩 814 首，有「夢」者 52 首。

靈一：存詩 42 首，有「夢」者 5 首。

清江：存詩 19 首，有「夢」者 4 首。

從上舉數可以看出寒山、拾得、道世、王梵志、龐蘊、居遁各人詩作出現「夢」的頻率極低；皎然、貫休、齊己三人頻率較高，但仍低於平均數；只有靈一、清江高於平均數，但他們作品數量稍少，似不足為憑，而且對整體的統計影響不大。

註二：據深圳大學《全唐詩電腦多功能檢索系統》。

貳、釋夢

從文獻來考察，初民即已有夢，《山海經》提到有種三首六尾而善笑的鳥，名叫鶉鷄，佩上它，可以使人不會夢魘（註三）。在黃帝神話系統中也出現了會吞夢的神獸叫伯奇（註四）。古人認為夢是吉凶的預兆，所以重視占夢，《詩·小雅·正月》云：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而《周禮·春官》就設有「占夢」之官，其職掌是：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惡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唐賈公彥說：「夢是精神所感。」至於六夢，宋儒的解釋是：正夢：聖人性情中和，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感而有夢，稱為正夢。惡夢是驚愕之夢。思夢是心有思而後夢。寤夢是醒時的白日夢。喜夢是喜悅而夢。懼夢是恐懼而夢。（註五）這種簡明的分類，似難以適用於後世更複雜的夢境，李嘉會就說：

古者生養有道，人有常心，而精神夢寐與天地陰陽流通而無間。……後世人以情遷，而正、惡、思、寤、喜、懼之念不本於正，膠擾於生理之不足，事物之不經，感歎歡戚，日不足而夜叢起。不可得而占也。（註六）

雖說後世之夢，不可得而占。其實，後世占夢之事和書還是流行不輟的，只是受到學者排斥，認為占夢書「鄙俚荒唐，為異端邪說之尤矣。」（註七）故傳世不多。但夢境複雜，難以歸類卻是事實。

註三：《山海經·西山經》。

註四：《後漢書·禮儀志》。

註五：《周禮訂義》卷四十二。收在《通志堂經解》內。

註六：同注註五。

註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一。

佛典亦常提及「夢」，茲就其類別作最簡略的敘述。《善見律》分夢為四類，即(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所謂「四大不和夢」是因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心神散逸而做夢。「先見夢」是因先有某種生活經驗而引起的夢。「天人夢」是天人啓示的夢。「想夢」是因思惟、希求、疑慮而引起的夢。總之，佛教認為夢並非自性，俱為虛妄。

近代心理學家認為夢是人在睡眠中的一種經驗，雖然這種經驗是想像的，但好像都是真實的。夢中的經驗有愉快的、困惱的、恐怖的、無所不有。作夢雖不需有外在的條件，但有時聲響或其他情境能影響夢的進行。心理分析學者認為：夢中的情境是一種潛意識的象徵性的表現，從夢的分析中可獲得個人潛意識中所抑制的問題或線索。佛羅伊德(Freud Sigmund)認為：作夢並非無目的無意識的行為，實際上是代表個人的願望或願望的滿足。他把夢的內容分為兩類：一是外顯性的，一是潛隱性的。前者指憑夢的內容可追溯個人實生活的活動，夢所見的人和事物多與他實際生活中所遇者相關聯，這類夢可由個人生活經驗為線索來解釋；後者則是個人的願望變為象徵，用間接方式由潛意識中浮現出來，必須經推斷與分析，多次聯想才能了解。(註八)

綜前所述，夢是一種意識朦朧情境，因此，古來字書典籍就將它解釋為「不明」(註九)、「亂」(註十)、「想象」(註十一)等等。在「夢」字的含義已不甚明確的情況下來「初探」詩僧的「夢」，茲篇採取兩個步驟來進行：首先是分辨詩中所提到的「夢」究意何所指；其次再檢察他們的夢或願望是些什麼。

註八：以上見《幼獅少年百科全書》宗亮東撰〈夢〉條。此書編輯時宗濤曾任召集委員，是以引之耳。

註九：《說文》：「夢、不明也。」

註十：《爾雅·釋訓》：「夢夢，亂也。」

註十一：《荀子·解蔽》：「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注》：「夢、想象也。」《論衡·死偽》：「夢、象也。」

參、本論

一、詩僧詩中「夢」字的意涵與運用

唐五代僧侶詩中的「夢」，有一些是確指睡夢、作夢，其描述之情境為夢中之經驗。如：

靈一〈宜豐新泉〉：每到清宵月，泠泠夢裏聞。（全 9124）（註十二）

齊己〈江行早發〉：幾程星月在，猶帶夢魂行。（全 9474）

以上的夢，都指睡夢而言。

貫休〈閒居作〉：身心閒少夢，杉竹冷多聲。（全 9372）

齊己〈懷匡阜〉：昨夜分明夢歸去，薜蘿幽徑遶禪房。（全 9557）

這是指作夢而言。

齊己〈夏日雨中寄幕中知己〉：豆枕欹涼冷，蓮峰入夢魂。（全 9493）

棲蟾〈遊邊〉：昨夜東歸夢，桃花煖色中。（全 9608）

齊己詩中的廬山蓮花峰，棲蟾詩中的桃花，都是夢中所經驗的。

但是他們詩中提到的夢，未必都指夢寐而言，有時一段往事，也可將寫當成是一場夢，如：

貫休〈和韋相公話婺州陳事〉：千場花下醉，一片夢中遊。（9379）

齊己〈渚宮自勉〉：夢好尋無跡，詩成旋不留。（全 9747 6）

這種過去之境，亦可稱之為夢。

有時以夢表示回憶、懷念之意，如：

貫休〈別杜將軍〉：「身偃玉帳香滿衣，夢歷金盆（原注：金華山最高處。）雨和雪。（全 9331）

註十二：以下引詩，皆注明頁碼，便於讀者檢查原詩。所據板本為中華書局《全唐詩》及《全唐詩補編》，前者簡稱「全」，後者簡稱「補」。

齊己〈酬答退上人〉：「嵩丘夢憶諸峰雪，衡岳禪依五寺雲。（全 9552）

貫休詩中的夢是追憶和杜將軍相處的一段經歷。齊己則表現對退上人的懷念。

詩中的夢，有時接近今日所謂精神作用或潛意識的意思。如：

寒山〈詩〉第四十四首：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全 9068）

貫休〈題弘顛三藏院〉：梵僧夢裏授微言（原注：師曾受神僧眞言於夢中。），雪嶺白牛力深得。（全 9314）

寒山詩的夢遊，意思近於神遊。貫休詩言弘顛夢梵僧授眞言，則近於近代所謂潛意識。

有些夢字，意近於心思或念頭，如：

齊己〈渚宮莫問詩〉十五首之十一：夢尋何處去？秋色水邊山。（全 9512）

智遠〈律僧〉：北闕應無夢，南山有舊名。（全 9621）

齊己被軍閥高從誨留置荊州作僧正爲其裝點門面，心不甘情不願，心思則飛往秋山秋水的自由境界。智遠則贊美律僧妄念已絕，不再興起入京尋求賜紫的念頭。

有時以夢來代替想象，如：

齊己〈城中示友人〉：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全 9461）

齊己〈默坐〉：冥心坐滿蒲團穩，夢到天台過剡西。（全 9592）

齊己受困江陵城中，可是重重城門卻鎖不住他想像力，在想像中，他仍能回歸衡山；他默坐蒲團，在想像中他又越過剡溪，到了天台山。

夢，有時用以表現杳不可及的事物，如：

皎然〈茗溪草堂自大曆三年夏新營泊秋及春彌覺境勝因紀其事簡潘丞述湯評事衡四十三韻〉：渺綿雲官世，夢幻羽陵籍。（全 9189）

可止〈送婆羅門僧〉：如今白首鄉心盡，萬里歸程在夢中。（全 9292）

羽陵是古籍《穆天子傳》中的地名，既古且遠；而婆羅門僧的故鄉則在萬里之外。二者俱遙不可及。

夢又時常用來表達一種嚮慕之情，一種願望，如：

道世〈頌〉六十二首之六十一：不看授鹽掌，唯夢蓮華池。（補 700）

皎然〈奉和薛員外湯評事衡反招隱之作兼見寄十二韻〉：禪子方外期，夢想山中路。

(全 9172)

貫休〈酬周相公見贈〉：幸生白髮逢今聖，曾夢青蓮映玉沙。(全 9411)

齊己〈水鶴〉：靜巢孤島月，寒夢九霄雲。(全 9510)

虛中〈寄華山司空圖〉：白晝夢仙島，清晨禮道經。(全 9606)

道世詩言不重布施，而嚮慕淨土。貫休詩謂雖受禮遇，而仍重理想。齊己詩言身雖孤棲，而心飛九霄。虛中詩謂司空圖嚮往仙境。

另有一類詩中的夢是用來闡釋人生乃至所有現象的無常，一切都是虛幻，都是空的道理。如：

清江〈長安臥病〉：已覺生如夢，堪嗟壽不知。(全 9146)

皎然〈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大夢觀前事，浮名誤此身。(全 9191)

契此(即布袋和尚)〈偈〉：療溺病同途，大夢原未覺。(補 1413)

這是說人生如夢。

延壽〈永明山居詩〉：侯門夢過光陰促，禪室玄棲氣味長。(補 1434)

文偃〈北邙行〉：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補 1498)

既然時間不能停留，則物欲的享受和人生的哀傷，俱屬無常。

道世〈頌〉六十二首之一：簪纓猶忽夢，財利若塵蒙。(補 691)

王梵志〈迴波樂〉：若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皆息。(補 721)

本淨〈來往如夢偈〉：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覺。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補 859)

龐蘊〈詩偈〉：有爲如夢幻，無相契眞常。(補 952)

皎然〈雜興〉：嬪女身後空，歡娛夢中好。(全 9252)

貫休〈再到鍾陵作〉：春風還有花千樹，往事都如夢一場。(全 9409)

延壽〈永明山居詩〉：高才宏略氣凌雲，世上浮名夢裏身。(補 1434)

遠公〈傷悼前蜀廢國〉：兩朝帝業都成夢。(補 293)

這裏的夢，都是一種假象，是虛幻的，幾乎就是空。而執著於幻象中的人，就是迷，所以，

王梵志〈迴波樂〉：昏昏似夢人，未飲恒如醉。（補 724）

靈一〈送冽寺主之京迎禪和尚〉：水國月未上，蒼生如夢中。（全 9126）

居遁〈偈頌〉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知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士，悟後還同睡起夫。
（補 1476）

這裏的夢是迷惑的意思。

另有一種夢，作者只是在用典，其含義隔了一層，如：

栖白〈送圓仁三藏歸本國〉：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全 9277）

貫休〈壽春節進〉夢中逢傳說，殿上見辛毗。（全 9392）

這是用殷高宗夢傳說的典故，其義不過是美明主求才心切，或臣下受人主的尊重而已。

懷楚〈送新平故人〉：常聽倉庚思舊友，又因蝴蝶夢生涯。（全 9285）

齊己〈宿江寺〉：花在月明蝴蝶夢，雨餘山綠杜鵑啼。（全 9545）

這裏只用莊子夢蝶典故的字面，並不涉及莊子「物化」的思想。因為佛法和物化的思想仍有間隔，就如延壽在〈永明山居詩〉中說的：

莊周夢裏多迷旨，惠子漁中少見機。（補 1430）

二、超越與牽掛

以上敘述詩僧作品中的夢，除了用典部分含義比較固定之外，其餘各條，文稿雖逐條陳述，其實各條之間並無明晰的界線，因為夢境本來就是迷離恍惚的，何況佛教更認為倘以常人的感覺來劃分什麼是睡眠中的夢境，什麼屬清醒時的願望，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所以，以下論述詩中夢境，並不斤斤於夢與醒之間的差別。

夢是精神作用，不像形體受到時空的限制，夢境可以超越時空，自由自在，如寒山詩第四十四首云：

獨臥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翕鬣，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瓢。（全 9068）

寒山隱居天台山巖下，避開塵俗干擾，精神自由，四處遨遊，收放自如。王梵志〈迴波樂〉亦云：

夢遊萬里自然，覺罷百事憂煎。欲見神身分別，思此即在眼前。聖人無夢無想，達士無我無緣。且寄身為庵屋，就裏養出神仙。（補 723）

前文提到詩僧常將迷妄譬為夢境，王梵志卻把夢境當作精神的自然狀態，覺醒後有了意識，受到人事的糾纏，反而受痛苦的煎熬。至於「聖人無夢無想」，則指欲望而言。他認為精神權寄身內，如能不受羈絆，即可獲得大自在。但是讀其他詩僧作品，他們的夢卻很少這麼自在，往往是一種繫念。皎然、貫休、齊己等人就常繫念於舊居故園。

皎然〈述夢〉：夢中歸見西陵雪，渺渺茫茫行路絕。覺來還在剡東峰，鄉心繚繞愁夜鐘。寺北禪岡猶記得，夢歸長見山重重。（全 9251）

唐人好漫遊，而僧侶亦常雲遊各地。但有的僧人會將某山某寺留連於心，難以忘懷。像皎然身在剡溪一帶，對湖州西山的草堂就夢寐難忘。

貫休〈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之六：謾有歸鄉夢，前頭是楚邦。（全 9374）

又〈上愈許二判官〉：病容經夏在，岳夢入秋并。（全 9343）

貫休離開故鄉婺州蘭溪，往遊匡廬，漸行漸遠，在船上思念起家鄉來了。可是後來離開廬山，卻又對廬岳憶念不已。

齊己〈城中示友人〉：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全 9461）

又〈寄上荆渚因夢廬岳乃圖壁賦詩〉：夢繞嵯峨裏，神疏骨亦寒。（全 9466）

又〈酬元員外見寄八韻〉：舊隱夢牽仍，歸心只似蒸。（全 9471）

又〈夏日雨中寄幕中知己〉：豆枕欹涼冷，蓮峰入夢魂。（全 9493）

又〈懷匡阜〉：昨夜分明夢歸去，薜蘿幽境遠禪房。（全 9557）

又〈憶舊山〉：誰請衰羸住北州，七年魂夢舊山丘。（全 9569）

齊己在五代初年，於入蜀途中，被南平王高從誨遮留於江陵，命為僧正。性好山水的他，不得自由，而蓮宗發祥地的廬山乃時時縈繞於夢魂之中。

除了以上三人，其他僧人亦偶有類似心情，如齊己〈送益公歸舊居〉云：

舊隱終牽夢，春殘結束歸。（全 9444）

可見齊己認為法眼文益多少也牽掛他的「舊隱」。

當詩僧夢想某處時，很少只純夢想地方，而不涉及人，像齊己〈渚宮莫問詩〉一十五首

之十一云：

莫問關門意，從來寡往還。道應歸淡泊，身合在空閒。四面苔圍綠，孤窗雨灑斑。夢尋何處去？秋色水邊山。（全 9512）

又〈白題〉：禪外求詩妙，年來鬢已秋。未嘗將一字，容易調諸侯。挂夢山皆遠，題名石盡幽。敢言梁太子，傍采碧雲流。（全 9530）

這種詩甚為罕見。齊己被軍閥遮留，當作裝點門面的工具，心中苦悶至極，才有摒絕一切人事，一味表現孤僻的作品出現。易言之，當詩僧夢想某地時，幾乎都聯想到某人；甚至於是因夢想某人，才聯想到某地。如：

皎然〈奉和薛員外誼贈湯評事衡反招隱之跡兼見寄十二韻〉：禪子方外期，夢想山中路。（全 9172）

皎然夢想隱居山中，但並非遺世獨立；山中有氣味相投禪子相待，並不寂寞。

皎然〈送秘上人遊京〉：共君方異路，山伴與誰同？……撩亂終南色，遙應入夢中。（全 9177）

皎然是因為祕上人到長安去，由於思念祕上人，才聯想到長安附近的終南山。

皎然〈兵後早春登故鄣南樓望崑山寺白鶴觀示清道人并沈道士〉：擾擾陌上心，悠悠夢中見。（全 9181）

皎然因望白鶴觀，就聯想到清道人、沈道士。

貫休〈別杜將軍〉：……偶出重圍遇英哲，留我江樓經歲月。身隈玉帳香滿衣，夢歷金盆雨和雪。……（全 9331）

貫休因杜將軍的慇懃款待而追憶兩人曾在雨雪中同登金華山最高頂。

貫休〈春末寄周璉〉：夢入亂峰仍履雪，吟看芳草祇思人。（全 9415）

貫休夢入亂峰是爲了探尋周璉。

貫休〈寄匡山大願和尚〉：一聽玄音下竹亭，卻思窗雪與囊螢。祇將清淨酬恩德，敢信文章有性靈？夢歷山床聞鶴語，吟思海月上沙汀。不堪迴首滄江上，萬仞廬峰在杳冥。（全 9435）

貫休因懷念駐錫廬山的大願和尚，才回憶當年在廬山夜話的情景。

貫休〈秋夜懷嵩少因寄洛中舊知〉：……少室少年偏入夢，多時多事去無因。如今憔悴頭成雪，空想嵯峨憶故人。（全 9422）

貫休夢憶少年時在嵩岳少室山的一段經歷，免不了就聯想到當年的老友。

齊己〈憶別匡山寄彭澤乾畫上人〉：近來空寄夢，時到虎溪遊。（全 9521）

齊己憶念廬山，連帶想起住在彭澤的乾畫。

齊己〈荆門病中寄懷鄉人歐陽侍郎彬〉：誰會荆州一老夫，夢歸神役憶匡廬。（全 9547）

齊己在病中思念鄉人歐陽彬，同時也想念廬山，但是可能他想離開荆州到匡廬，希望歐陽侍郎能運用影響力，助他達成願望。

齊己〈題梁賢巽公房〉：知有虎溪歸夢切，寺門松折社僧亡。（全 9554）

在廬山虎溪，齊己聯想到當年蓮社的高僧。

齊己〈秋夕言懷寄所知〉：……窗外風濤連建業，夢中雲水憶天台。相疏卻是相知分，誰訝經年一度來。（全 9572）

齊己夢想天台雲水，同時也夢想天台雲水間的知己。

僧侶的夢，有些是直接就夢到所思的人，並未假借某一處所；或以人物為主體，其他則陪襯而已。如：

貫休〈喜不思上人來〉：幾度懷君夜，相逢出夢遲。（全 9369）

貫休夢見不思上人，在夢中依依不捨。

齊己〈秋興〉：舊山吟友在，相憶夢應清。（全 9524）

齊己憶夢往日吟友，夢境頓感清爽。

齊己〈寄益上人〉：長想尋君道路遙，亂山霜後火新燒。近聞移住鄰衡岳，幾度題詩上石橋。古木傳聲連峭壁，一燈懸影過中宵。風騷味薄誰相愛？欹枕常多夢鮑昭。（全 9555）

齊己想念法眼文益，而路遙難尋。大約文益很看重齊己的詩作，齊己引為知音而常夢見之。

齊己〈荆門寄沈彬〉：松聲白日邊行止，日影紅霞裏夢思。（全 9558）

齊己在荆門對著紅霞，無端思念起沈彬而寫詩寄遠。

三、特殊之夢

上揭各詩不外夢想某地或某人，以下另舉較為特殊之夢二題：

齊己〈傷秋〉：且暮餘生在，肌膚十分無。眠寒半榻朽，立月一株枯。夢已隨雙樹，詩猶卻萬夫。名山未歸得，可惜死江湖。（全 9508）

這是死亡之夢，在詩僧之夢中，甚為罕見。齊己羈留江陵多年，日漸衰老，想要往廬山，回南嶽，或入蜀的願望，全都受阻而幻滅。面對蕭瑟的秋天，他夢到雙林，雙林是佛入滅的地方，死亡的陰影已潛入了他的夢境。

在一百六十四首有「夢」的詩僧作品中，以貫休的〈夢遊仙〉四首最為特出，詩云：

夢到海中山，入箇白銀宅。逢見一道士，稱是李八伯。

三四仙女兒，身著瑟瑟衣。手把明月珠，打落金色梨。

車渠地無塵，行至瑤池濱。森森椿樹下，白龍來嗅人。

宮殿崢嶸籠紫氣，金渠玉砂五色水。守闈仙婢相倚睡，偷摘蟠桃幾倒地。（全 9305）

關於〈遊仙詩〉的發展及意涵，李豐楙教授已有廣泛而且深刻的考察與闡發（註十三），茲不復贅，而只就禪月大師貫休何以撰寫屬於道教系統的〈遊仙詩〉這一點，略作探討。

唐朝的宗教政策是開放的。儒、道、釋三教雖不免相互競爭激盪，但基本上三教是並興共榮的局面，各教信徒往往並不互相排斥，而有些人的思想就是兼容並蓄的，像寒山、王梵志的思想就不專主一家。至於詩僧如皎然、齊己，也多與道士往來。和皎然交往的道士有張道士、玄真子張志和、張鍊師、顧道士、沈道士、清道士、李道士等（註十四）；和齊己交往

註十三：有關〈遊仙詩〉的研究，李君的主要著作有〈六朝道教與遊仙詩的發展〉、〈曹唐大遊仙詩與道教傳說〉、〈論曹唐的小遊仙詩〉、〈唐人遊仙詩的傳承創新〉等等。今已收入《隸入與謫降》、《憂與遊》（學生書局）二書中。

註十四：皎然與道士交往詩見《全唐詩》9195〈贈張道士〉、9255〈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9258〈奉和顏魯公真卿落玄真子柁艫舟歌〉、9200〈奉和袁使君高郡中新亭會張鍊師畫會二上人〉、9220〈送顧士遊洞庭山〉、9176〈題沈道士新亭〉、9181〈兵後早春登故鄆南樓望崑山寺白鶴觀示清道士并沈道士〉、9234〈送李道士〉。

的道士有謝尊師、聶尊師、白蓮道士、李尊師、軒轅先生等（註十五）。而且皎然自己還寫過一首〈步虛詞〉：

予因覽真訣，遂感西域君。玉笙下青冥，人間未曾聞。日華鍊精魄，皎皎無垢氛。謂我有仙骨，且令餌氤氳。俯仰愧靈顏，願隨鸞鶴群。俄然動風馭，縹渺歸青雲。（全 9255）

齊己則寫過〈昇天行〉：

身不沈，骨不重，驅青鸞，駕白鳳。幢蓋飄搖入冷空，天風瑟瑟星河動。瑤闕參差阿母家，樓臺關閉凝彤霞。三五仙子乘龍車，堂前碾爛蟠桃花。迴頭卻顧蓬萊頂，一點濃嵐在深井。（全 9588）

可見僧侶涉獵道教是尋常的事情，他們略含道教思想，也不足為怪。

貫休和道士的交往，比較然、齊己更為頻繁。和他交往的道士有玄道士、玉霄道士、清冷山道人、赤松道士、李祐道人、李道士、李尊師、葉道士、閻丘道士、姜道士、智體道人、鄭道士、鄭道人、軒轅先生等（註十六）。因此，他寫〈夢遊仙〉也就很自然了。何況和貫休交往的文人中像韓偓寫過〈夢仙〉（全 7797），王貞白寫過〈遊仙〉（全 8060），陳陶寫過〈懷仙吟〉二首（全 8466）。這使貫休習染遊仙思想更深。他在前引〈夢遊仙〉四首之外，還有幾首和道教神仙思想有關的作品，現在一併錄下，以資參照：

〈了仙謠〉：海中紫霧蓬萊島，安期子喬去何早。遊戲多騎白騏驎，鬚髮如銀未曾老。亦留仙訣在人間，齧銖終言藥非道。始皇不得此深旨，遠遣徐福生憂惱。紫朮黃精心上苗，大還小還行中寶。若師方術棄心師，浪似雪山何處討。（全 9312）

〈別仙客〉：巨鼈頭縮翻仙翠，蟠桃爛落珊瑚地。浪濺霓旌溼鵬翅，略別千年太容易。

註十五：齊己和道士的交往詩見《全唐詩》9533〈依韻酬謝尊師見贈〉二首、9566〈荆門疾中喜謝尊師自南嶽來相里秀才自京至〉、9566〈送謝尊師自南嶽出入京〉、9532〈與聶尊師話道〉、9586〈寄南岳白蓮道士能于長嘯〉、9502〈舟中江上望玉梁山懷李尊師〉、9528〈聽李尊師彈琴〉、9449〈懷軒轅先生〉。

註十六：貫休和道士的交往詩見《全唐詩》9327〈寒月送玄道士入天台〉、9354〈秋夜玩月懷玉霄道士〉、9348〈寄清冷山道人〉、9310〈苦熱寄赤松道者〉、9369〈秋懷赤松道士〉、9357〈贈李祐道人〉、9400〈寄李道士〉、9438〈寄天台葉道士〉、9394〈寄四明閻丘道士〉二首、9312〈送姜道士歸南岳〉、9395〈懷智體道人〉、9432〈寄鄭道士〉二首、9370〈贈信安鄭道人〉、9360〈寄赤松舒道士〉、二首、9365〈聞赤松舒道士下世〉、9394〈士馬後見赤松舒道士〉、9395〈懷赤松故舒道士〉、9418〈贈軒轅先生〉。

(全 9336)

〈送人遊茆山〉：鳥啼花笑煖紛紛，路入青雲白石門。君到前頭好看好，老僧或恐是茆君。(全 9433)

李豐楙君云：「構成遊仙詩的語彙，從六朝以來基本上有仙人，仙景及仙食、仙藥等。」(註十七)讀貫休的〈夢遊仙〉與〈了仙謠〉，不但可以看出他很熟悉傳統遊仙詩的語彙，而且運用得活潑生動，意象鮮明。

在〈夢遊仙〉中，貫休融會了他隱居山林，雲遊江湖，以及結交王侯的經驗，抒寫了他對長生的嚮往和對仙境的遐想。〈別仙客〉一詩則表示他接受了道教仙界一日，人間百年的時間意識。這兩首詩都表現他對仙界存有一分憧憬，可能是他早期的作品。

至於〈送人遊茆山〉一首，則暗示他對佛道之間，並未嚴格加以區隔劃分，而容許兩者之間存在著模糊地帶。茆山原是道教的洞天，而「老僧或恐是茆君」一句，似乎將僧道的性質模糊了。但我們不能以此認為貫休思想乃佛道不分，他畢竟是佛門中人，在〈了仙謠〉中，他對遊仙思想有較為深切的反省，將方術仙藥視為末節，而認為「心師」才是根本。他以修心來統攝佛道，終究是以佛法為核心的。

肆、結語

綜前論述，唐五代僧侶詩作中「夢」出現頻率低於《全唐詩》的平均數。他們又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多寫〈偈〉、〈頌〉宣揚佛法，以勸化為主要目的之僧侶，他們詩偈中的夢最少，而且他們多以「夢」來表達現象界是虛幻的，衆生是迷而未覺的這類思想。另一類「夢」較多的僧侶，他們比較合於嚴格的「詩僧」標準，好以形象的手法來寫迷離恁恍的夢境。

在唐代詩人中以王維的夢，和第一類僧侶的夢最為近似，王維的一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有無斷常見，生滅夢幻受。

註十七：語見〈唐人遊仙詩的傳承與創新·二、語這、意象的轉化與新變〉。

〈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

〈疑夢〉：莫驚寵辱空憂苦，莫計恩仇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無非表達現象界生滅無常，人生如夢的思想。其他詩人，往往也有類似的思想，如：

李白〈登高丘而望遠海〉：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李商隱〈詠史〉：三百年間同時夢，鍾山何處有龍蟠？

但他們和僧侶、王維不同，僧侶與王維這類詩旨在破迷，其主要目的在「穿透」現象，指向本體；而太白、義山則異於是：

李白〈江夏贈韋南冰〉：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又〈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李商隱〈失題〉：斯文虛夢鳥，吾道欲悲麟。

李白在對歷史興起虛無感和體會人生如夢以後，緊接著的念頭是要及時行樂；而李商隱在表現讀書人的徬徨後，則沈浸在悲哀之中。

至於擅長形象描寫的詩僧，他們的夢仍比一般詩人爲少，至要原因是他們的夢比較單純。就拿用典來說吧，詩僧用殷高宗夢傳說，莊子夢蝶這類的典故，一般詩人也都用了；但巫山陽臺之夢，詩僧卻絕不入詩。如：

王勃〈江南弄〉：江南弄，巫山連楚夢，行雨行雲幾相送。

李白〈寄遠〉之四：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

李商隱〈岳陽樓〉：如何一夢高唐雨，自此無心入武關。

又〈有感〉：非關未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覺夢遲。

又〈無題二首〉之二：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又〈過楚宮〉：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這類典故，詩僧從未涉及。詩僧不涉高唐神女，吳宮館娃，正意味著他們也排除一切男女戀情之夢。如：

李白〈長相思〉：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

杜牧〈遣懷〉：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李商隱〈無題四首〉之一：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這類詩人常用以入詩的夢，詩僧則絕未沾染。比戀情更熾熱更執著的夢，是詩人功名之夢。功名之夢在唐五代詩中是夢的大宗，這卻與方外之士無關。如元稹〈夢上天〉：

夢上高高天，高高蒼蒼高不極。下視五嶽塊纍纍，仰天依舊蒼蒼色。蹋雲聳身身更上，攀天上天攀未得。西瞻若木兔輪低，東望蟠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非暗非明煙塞塞。天悠地遠身跨風，下無階梯上無力。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茫茫漫漫方自悲，哭向青雲椎素臆。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

這是元稹僕僕於長安道上竭力獵取權位時的心理投射，夢中充滿了孤獨、無力、迷惘、不安、悔恨、驚悸、錯綜複雜的情緒，是深刻的自剖。詩僧的夢沒有這麼熾熱、複雜，描寫也沒有這麼深刻。簡言之，詩僧的夢不但題材比較單一，刻劃也不那麼曲折深入。也許凡夫俗子多了一個「戀」字，夢魘才熾盛而繁複。清修的方外之士，有的確能放下一切，不再執著迷戀，這種超凡入聖的高僧，可能已達無夢無想的境界，但是他們可能連「詩」也一併放下，無跡可尋。至於那些還不能忘情於詩的詩僧，在清修之中，雖然還不到放下一切的層次，但比一般詩人要少掉許多牽掛、執著、與欲望，因此，他們的夢境也就單純些，淡些。然而，由於他們漸近於無我無緣，才能有極罕見的「夢遊萬里自然」的詩句。也許他們在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已做了一些有益的溝通工作吧。